

缺口

符金凤 著

年少的我们总会把爱恨情仇抓到无限大，总会轻易地牵扯到生与死，我们太锋芒，太尖锐，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刺，要么刺伤别人，要么刺痛自己，不管最后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我们都无怨无悔。

湖南人民出版社

缺口

符金凤 著

Empty
Heart

年少的我们总会把爱恨情仇扩大到无限大 总会轻易地牵扯到生与死 我们太锋芒，太尖锐
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刺 要么刺伤别人 要么刺痛自己 不管最后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我们都无怨无悔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缺口 / 符金凤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38-6898-4

I. ①缺… II. ①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014 号

缺口

符金凤 著

出品人: 李建国

选题策划: 彭铁余

选题出品: 文 心

项目统筹: 赵 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nppp.com>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250000

书号: ISBN 978-7-5438-6898-4

定价: 18.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我们是从天边遗落下的一群孤单的精灵，没有白色翅膀，却有沉重的叹息。

我们如此与众不同，却又如此卑微渺小。

我们在夜晚聆听花开的声音，在白天呼噜大睡感受黑暗的美好，我们不愿睁眼看世界，却被世界驯得服服帖帖。

我们站在高岗上俯视每一个灵魂，却被一个个黑暗的魔爪撕破心脏，千疮百孔的身体早已失去重量。

湛蓝的天空，不知何时缺了一个洞。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感到孤寂、无望，却有一颗勇敢的心孩子的书。

让我们屏住呼吸，闭目感受这个热血沸腾的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苍蝇的宿命	5
第二章	光明的、坎坷的、漫长的、腐朽的	19
第三章	那颗星星在哪里	31
第四章	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41
第五章	试着勇敢	57
第六章	梦的长度	79
第七章	幸福的宽度	93
第八章	打着幌子的上帝	109
第九章	心被掏空的提线木偶	127
第十章	尘土里的哀伤	147
第十一章	黑暗里的黑色眼睛	165
第十二章	梦散场	194

第一章

Chapter 01

苍蝇的宿命



一个扎两只羊角辫的女孩，

仰望一片血色天空。

她觉得那个小女孩很勇敢，也很悲壮。

形容时间短暂的词有很多,如:半晌、顷刻、须臾、转瞬、刹那、霎时、一会儿等等,可把字典翻烂都找不到一个词足以形容这个暑假,无奈之下苏瑶用了一句话:眼睛一闭一睁暑假就过去了。

一只苍蝇在阳光逐渐散去的玻璃上缓慢爬行,苏瑶看着那只苍蝇变换各种姿势和方向,仿佛那只苍蝇想穿过玻璃飞进她眼睛里,苏瑶把脸紧贴着玻璃,那只苍蝇好像真的飞进她眼睛里似的,苏瑶觉得那苍蝇很可怜,看似前途一片光明,其实无路可走。

苏瑶想着走了神,待她再次抬眼时,苍蝇不见了,玻璃上一张笑容邪气的特大号脸,把她吓了个半死。陈锏沅朝她挤了挤眼,径直走到门口,拐了进来。

苏瑶见他一脸得瑟的朝自己旁边的空座位靠近,感觉有一股毒气通过自己的血管聚集而来,堵在胸口,试图冲破脑门喷涌而出。

“苏瑶,咱们还真有缘咧!”陈锏沅一屁股坐下。他天生就是个大老粗,毫不察言观色,或者说是故意装傻,在这平淡枯燥的高中生活里寻点乐子,“小学我们是校友,初中我们是同班,高一我们是校友,没想到高二分科了还可以再续前缘啊!”

苏瑶侧过头,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出一个吓死人的微笑,然后在心里默念:“学习最重要,其他忽视掉……学习最重要,其他忽视掉……”说着说着,堵在胸口的那团毒气渐渐消散。

每次上语文课,苏瑶总忍不住翻开字典找“物以类聚”的解释和它的近义词,如,同流合污,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以及它的反义词,如,格格不入,大相径庭,水火不容,经过反复推敲之后她坚定地认为她和陈锏沅之间是反义词的关系,而非近义词。

经过两人从小学到高中的藕断丝连之后,苏瑶除了极度怀疑《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每一个字词外,语文成绩也在这反复琢磨和纠结中

鹤立鸡群于文科重点班。

“喂！”他用胳膊肘撞了一下苏瑶，“听说没，明阳换校长了，那个老校长退休归隐去了。”

“你也知道啊！”陈锬沅环顾左右，未发现声源。

“听说这位校长挺年轻的，长得也还不赖，不知道是不是虚有其表，你说会不会影响明阳高考上线率啊？”终于听清了发声地，他转过身来。“应该不会吧！”陈锬沅语气不确定，“不过现在也没几个像老校长那样尽职尽责搞教育的人了。”

“老一辈的人要单纯些，现在这个校长还不知道花了多少米米进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陈锬沅问。

“我叫吴姐晔。”

“吴大嘴？”陈锬沅惊讶，觉得她妈太有才了，真是名副其实，听着她的名字就可以想出她的样子。

两条毛毛虫下挂了两粒还没完全成熟的葡萄，厚唇大嘴巴旁边长了一粒像黑豆一样的痣，听老一辈人讲，嘴巴边长痣的要么好吃，要么好说，陈锬沅看她应该一应俱全，两坨肥嘟嘟的肉丸子一看就知道生活得够滋润，挺立的鼻翼稍微把面部的整体效果提高了一个档次。

“是吴姐晔，”女生纠正，“你呢？”

“我叫陈锬沅，是苏瑶小学兼中学兼高中兼大学的校友和同学。”

“谁要和你读大学啊。”苏瑶回头瞪了他一眼，又自顾自地转过身去，用涂改液在课桌的右上方写了一个“早”字。

“陈锬沅，你的名字有多少画啊，好像很难写呃……”陈锬沅见她用手在课桌上比划比划，想必也和自己一样花了不少银子进来的，开始还担心会在重点班考倒数第一，现在这块石头终于掉下来了。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一位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像一阵风“嗖”地一下飘到了讲台上，郑重其事地说：“我叫黄河。”声音像名字一样嘹亮。

他转身在黑板上铿锵有力地写下自己名字时，周围仿佛响起了《黄河大合唱》的协奏曲，“河”字写完最后一画时，他用粉笔使劲地敲了一下黑板，以至于一节粉笔头做垂直运动落在了水泥地上。

“他干吗要敲黑板啦！浪费粉笔。”吴姐睽探出身子在陈锏沅耳边嘀咕。

“他是以此凸显自己威猛到足以震慑我们这群小兔崽子。”陈锏沅微微侧了侧脑袋。

“习惯罢了。”苏瑶简明扼要地说。

“他有浪费人类资源的习惯吗？”陈锏沅挑衅地看着她。

“是呀！老师可以截断粉笔，那我们可以撕毁试卷咯！”吴姐睽和陈锏沅站在同一战线。

“我懒得理你们。”苏瑶转头看着黄河。

“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你们走进大学，”他顿了顿，用食指顶了顶横跨在鼻梁上的徐志摩式的眼镜说，“从今天开始，我将担任你们的数学老师，文科班的学生只要数学好，考大学基本上不成问题。”

听到这里苏瑶怔了怔，对她来说，语文、英语是强项，文综中偏上，数学就将一切毁于一旦。

本来还对这位长相和名字大相径庭的班主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知道他是教数学的后就感到恐怖万分，看他嘴巴一张一合地飙出一系列的符号，简直像咒语一样阴郁得不得了。

正当她思索着怎样练就一种对那些古怪嶙峋的符号刀枪不入的能力时，桌子上飞过来一个纸团，她打开纸团：“你还打算和戚箐和好

吗？”她用黑色水性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后，又揉成一团丢到吴姐啐的桌子上。

吴姐啐打开纸团，看见“我不知道”几个字后把纸翻过来奋笔疾书地写了一大堆字又丢到苏瑶的桌子上：“你这次可不能妥协，明明是她偷了你的东西，凭什么你主动跟她和好啊，你看她平时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不知道她家情况的还以为她是皇宫里长大的公主呢，反正同学都讨厌她，你也没必要自讨没趣，总之这一次你绝对不能主动跟她和好。”

苏瑶把纸揉成一团捏在手里，看着黄河那张罐口大的嘴有节奏地一张一合。

“现在把你们高一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你们仔细琢磨，看那些错了的题目到底该不该错。”说着把一沓卷子分成几份发给坐在第一排的同学，第一排的同学纷纷传下去。

“他有病吧！上学期的卷子这学期还发下来。”陈锬沅看着卷子上的红叉叉发牢骚。

“是啊，已经分班了，他怎么把这些卷子收集到一起的啊，真佩服他了。”吴姐啐也愤愤不平。

苏瑶把下巴立在交叉的手臂上想，以前数学不好还有戚箐给她辅导，教她一些独门解题方法，数学成绩相对来讲也提高了一点。

可是现在和她不在一个班了。一个在三楼最左边，一个在二楼最右边，一个是文科实验班，一个是美术特长班，除了相隔十万八千里外，还水火不容呢，两个班的班主任势必会拿本科上线率来斗得你死我活，争夺学校的优秀教师奖金。

至于这优秀的评判标准嘛，就看两个班上清华、北大、港大等名校的学生比例啦。当然是上线人数最多的那个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之所以说是阶段性的,是因为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老师们还会再接再厉、百战不殆,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卓尔不凡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明阳中学教师们的光荣使命和奋斗力量的源泉。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横亘在她俩之间的那条鸿沟就像悬浮在空中的尘粒一样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永远保持着这种不分明的半似游离半似静止的状态。

放学后,陈锬沅提起书包就往外跑,像是赶赴一场与他亲密情人生死攸关的搏杀似的健步如飞。

“喂! 你又去网吧玩游戏啊?”苏瑶在他身后喊。

“是啊!”陈锬沅回过身,邪恶一笑,“你也有兴趣?”

“我才没兴趣呢!”她走过去以她爸教育她的口吻说,“快要高考了,你还有心思玩?”

“要高考,难道就不要命了。”他把书包往后背一甩,理直气壮地说,“老师说过,‘小考小玩,大考大玩’,现在没考试,我当然得没心没肺地玩啦!”

“老师最后还有一句话吧,”苏瑶像逮住他的小辫子似的得意地说,“不考不玩。”然后又以恨铁不成钢的老母口吻道,“你小考小玩,大考大玩,不考继续玩,我看呀你爸那些钱丢进水里,连水漂都没打一个。”

“我爸的钱你心疼什么啊!”他绽放一个极其暧昧的笑容。

“鬼才心疼呢!”苏瑶把脑袋一斜,“我只是为中国有你这样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公民而悲痛和惋惜,你知不知道林坤杉现在在煤厂累得半死不活?”

“我看他在网吧里玩游戏玩得醉生梦死吧！”他对林坤杉还是一副嫌恶的样子。

“你……”苏瑶气急败坏地说，“我懒得跟你扯。”说完便转身走开了。

陈锶沅对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做了一个鬼脸。

“陈锶沅，你到哪里啊？”吴姐一颠一簸地跑过来，可能是因为跑得太快、用力过度，导致立在陈锶沅跟前时身上的肉还在那跳踢踏舞。

“去网吧。”陈锶沅从脚到头把她打量了一遍，想到这世间竟然有女生长得跟那吃了睡睡了吃的是亲姐妹一样，感到匪夷所思。

“那我们一起去吧！我正要去的呢！”说着就像是陈锶沅跟着她去一样往前走。

“我看你这架势不像是去网吧啊。”陈锶沅跟上去，看看她左手上拿的咬得面目可憎的鸡腿，再看看右手上提的一个塑料袋，再看看油滴滴的嘴巴，还时不时地因为太辣发出“哈……”“噢……”“哇……”等语气词。

“可以边吃边玩嘛！”说着又咬了一口鸡腿。

陈锶沅突然想到了以前看的一部泰国电影，里面有个胖男孩蹲在厕所里边拉便便边吃肉丸，还吃得有滋有味，满头大汗，他不知道是拉便便拉出来的汗，还是吃肉丸吃出来的汗，想到此景，又看了一眼吴姐，不禁一怔。

“你要不要啊，绝味鸡腿，里面还有鸭脖呢！”她把塑料袋递给陈锶沅，还没等陈锶沅回答就把手缩了回来。

陈锶沅史无前例般说了一句：“不用，谢谢。”

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扑朔迷离。

没进过网吧的人绝对以为这是个地下贩毒城，所有的人都像注入毒液一样兴奋忘我、渐渐入仙。

有的人盯着电脑屏幕舞刀挥枪、鬼哭狼嚎，还时不时地蹦出几句“操他妈的”；有的人对着视频框柔情似水、甜蜜无限，时不时憋着气故作笑不露齿的雅状；有的人盯着 QQ 对话框时而兴奋、时而亢奋、时而眼红、时而脸红。

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生、旦、净、末、丑聚集在一起就是一台好戏，每个人都在这里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陈锬沅也不例外。

“你玩什么游戏啊？”陈锬沅一边打开电脑一边问吴姐晔。

“我聊 Q 呢，有人在等我。”吴姐晔把一袋子鸡腿鸭脖放一边，腾出一只手来开电脑，“你呢？”

“魔兽。”

陈锬沅喜欢玩魔兽，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心情来选择某个角色，然后进行疯狂地厮杀和打斗，这种酣畅淋漓的快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就连以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诋毁林坤杉也不会有这般兴奋之感。

“陈锬沅……陈锬沅……”吴姐晔扯着嗓子喊，“陈一大一帅……”陈锬沅戴着耳机把世间万物都置之度外，就算陈家列祖列宗从地下蹦出来拍他的后背也别想叫动他，除非……

“找死啊……”陈锬沅像吃错药似的站起来狠狠地盯着吴姐晔，亢奋地说，“耳机拿来。”

“对不起啦！”吴姐晔怯怯地说，“我不知道你玩得这么投入。”
“干吗啊？”他气急败坏地坐下来。

“那……那个……”吴姐晔突然变得像林黛玉似的柔情似水。

“快说！”陈锬沅看着她那副样子，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吴姐睍于是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说，“玩游戏没有错，可是发出一些稀里哗啦的声音破坏人类的听觉系统、影响人类的食欲那一定是大错特错。”说着又咬了一口肥硕的鸡腿，笑呵呵地说：“当然咯，我没说你，你至少带了一个耳机，还不至于影响我的食欲啦！”然后探过脑袋，像做贼似的，“你对面那个人在玩“地下城与勇士”，把声音开得老大，方圆几米都听得到，但是没人敢跟他讲，你去说说呗！”

“凭什么要我去啊！”陈锬沅抢过耳机准备带上。

“你怕啊？”吴姐睍脱口而出。

“我怕？”陈锬沅放下耳机，抖了抖胸脯说，“我陈锬沅会怕吗？”

“那你去啊？”吴姐睍乘胜追击，继续撺掇他。

“去就去，”说着他猛地站起来，丢下一句“who 怕 who”，然后绕过吴姐睍走到那个人面前。

刚开始确实还有几分胆怯，碍于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可走到那人面前时陈锬沅松了一口气。

“又想干吗？”看着陈锬沅拔掉音响插头，林坤杉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无谓地盯着他。

“听说你现在在煤厂里当工人。”陈锬沅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布满煤渣污渍的工作服完全分辨不出到底是深蓝还是纯黑色，脸上涂鸦似的煤灰让人猜不透他的实际年龄，眼神里冷峻漠视的愤怒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与他格格不入。

“.....”

林坤杉没理他。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自卑。他和陈锬沅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的人，可是因为他妈妈和陈锬沅爸爸曾经的错误，导致他要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忍受无穷无尽的羞辱。

一个人在最初面对世界时用的什么姿态，就注定了他以后面对世界的姿态很难改变，也无法改变。就像林坤杉，最初面对陈锬沅的时候是忍气吞声，现在也只有用漠视和不屑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软弱。

“呵……”陈锬沅冷笑一声，“既然是个煤厂工人，就安安分分地待在煤厂嘛！别把这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网吧里，应该一心一意、努力奋进当个好工人，将来在煤厂也有一席之地呀，难道你想一辈子都窝在那黑不溜秋的地方生活吗？”他叹了口气说，“当然咯，有的人注定要寄生在别人的脚下，就算拼了命也还是一条贱命。”最后两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林坤杉心里持久荡漾。

林坤杉不是喜欢玩游戏，而是在游戏里可以毫无顾忌地脱口大骂、用力发泄，可以瞬间忘记那些烦恼与过错。他喜欢“地下城与勇士”，在一片血海里闯了一关又一关，每闯过一关都有一种王者的快感，而这种感觉也只有在虚无缥缈的游戏世界里才可以体会到。

他天生就不是个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内心是不会背负着仇恨的。他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痛恨像陈锬沅这样生活在襁褓里的自大的家伙。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去仇恨和报复的人。

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是其中一个，戚簪也只是其中一个。

当林坤杉从网吧出来的时候，戚簪正在收拾画具准备去领钱。戚簪帮这个网吧画了一张海报，一个关于网游竞赛的活动，很多初高中生喜欢这种比赛，可这些都与她无关。她关心的是用一天的时间画完一张海报后拿的那点微薄的薪资。